錢四錢
公良子箴言
測語雜集零
言測語訓音
玉慎笑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WD
00110052607 7

錢公良測語

錢琦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鹽邑志林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鹽邑本名錢公良測語分象元繇庚等篇目學海本作錢子測語文字與鹽邑本同但較少於鹽邑又無篇目故據鹽邑本影印又百陵本作錢子語測分法語異語兩篇雖有數條與鹽邑本同而內容各別故並存之

錢公良測語卷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五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象元

太和太虛之運太虛太和之本太虛不可獨言理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強名曰虛無所有而強名曰和

虛生氣氣生形天地無心而成化寂生感感生應聖人有心而無爲

昔人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爲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不能爲人事之功用補化工之不及余以何物非天地何物非化工人之能爲卽天地之能爲何論能與不能

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警爲其維天地也塞其竅返其樸然乎然而將以盜天地故弗與也是故有周孔無期羨

伏羲之畫八卦豈爲卜筮而設後聖見理之與數合因借卜筮以發之蓋卽卜筮以明理非舉理而歸之卜筮也

石虎夜射可以穿羽寒津衆渡可以聚氷大將拜而甘井揚波孝子傷而凍林逆藥甘露降文貞之木白兎擾法禮之廬故人心之誠有能貫金石感天地回日月變四時

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其要在明乎躔度九州所以分地之紀其要在明乎疆界

日月無不照也不啟其戸牖焉能取照雨露無不潤也不治其畝畝焉能受潤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董仲舒云雨垂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

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

智可謀人不可謀天人惟道是謀而道外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徒自勞擾不若順天之逸

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朘朝之佚事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一徵也

王右軍云石脾入水卽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哉

朱晦庵云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吳康齋云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畧無所撓緣陰清晝薰風徐來山林閒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之昭節揭軌垂萬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聖人以之立綱陳紀配天地焉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爇廬居人不怨火食敗脾

陰人不怨食色盡元陽人不怨色至於悖取天殃過招人咎而怨天尤人亦何昧也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

繇庚

人心能靜雖萬變紛紜亦澄然無事不靜則燕居閒暇亦憧憧靡寧靜在心不在境

易之蹇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蓋寂寥枯淡中所助於道心者爲多不然君子身何待蹇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脩哉

聖人之言遠如天愚以爲近於地也賢人之言近如地乃時時遠於天凡聖人之言未有不可踐者也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惟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此君子貴窮理

易以知儉簡以知阻易簡由入道而得此心平坦既不累於險阻則險阻自知此聖人知天之學

順卦愼言語節飲食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孝弟之人其詞也溫剛毅之人其詞也雄直亮之人其詞也切通敏之人其詞也辯廉介之人其詞也潔故曰言者心之聲

夜坐靜思日間儘有不必言者亦有不能言者然後知語默中節爲難

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不遽發而徐觀理之是非則怒可忘矣

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養心靡俗不交惡黨不

入可以立身小利不爭小忿不發可以和衆見善
必行聞過必改可以畜德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
曰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隳行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熟彼以熟而我
以生便是立乎不測
楊子泣路以其可南可北墨子悲絲以其可青可
赤聖人正蒙以其可聖可狂
夫人有志功業者有志山林者巢許不能爲管晏
管晏不能爲巢許性也故曰鳧脛續之則悲鶴脛

斷之則憂

顏子犯而不較若反已有分毫愆戾亦已有以致之不謂之犯不較只是不動氣事到該敵處直須看道理爲之亦是不較若外雖不較而其心介然未嘗忘是不免於較也

天有春夏秋冬而溫涼寒燠猶可測也人有喜怒愛憎而厚貌深情不可測也故曰知人難於知天

人有過喜談之存一恕心者少已有過惡聞之湯無悔心者多若以恕已之心恕人是謂大公以責人之心責已是謂大勇

心未接物時不可使昏既接物時不可使亂亂生於昏故子思只重未發之中

從外以擴內爲學從內以照外爲識合內外而受之爲量故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孟子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於人事獨委焉不亦惑哉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大丈夫於天下無一事非其所當爲況一家父母

宗族妻子等事可不爲一料理

孟子言易子而教可以示父不可以語子視君如寇讐可以警君不可以誨臣

蘇洵曰龍逢比干不得爲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無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決無龍逢比干之心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處之以和則事無不濟故知處事着力全不在皮面上

餘梁肉者難與之謀藿食被綺羅者難與之言布

素嗜財利者難與之謀道德處逸樂者難與之言勤苦

范蜀公云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

佛氏有云不昧因果易不墮因果難今人皆願生極樂世界不知果能心境圓明澹然無欲便是出火宅入清涼界耳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能念念在利濟便是能體天地之心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

面蹉過耳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卽謂善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卽謂惡

飢飢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塞翁失馬古人未必有是事疑設此以垂世誡然亦安知非實事也夫禍福相爲倚伏天道也得而欣失而戚人情也此翁乃不欣戚於得失之間而卒能轉禍爲福其事近道合於聖賢義命之學

王輔嗣云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

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

辭文清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君子所以愼獨

我有不善人或告我我能速改則善歸於我且不負人若不能改則善歸於人兼復棄我矣故君子貴受言

陽明先生云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

之甚無非是我實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滿世界皆藥物也

慎言語固難節飲食亦不易余嘗飲食失節書戒爾食終是賊多食賊身之難爾忘乎哉置几上以自警

衣冠必整齊嚴肅則惰氣自銷夫嚴衣冠則有禮以閑其外銷惰氣則有禮以一其內此亦君子入敬之梯媒也

淳風

聖人未嘗不喜喜以物而不以已聖人未嘗不怒

怒以物而不以已

身可以安不必皆廊廟食可以飫不必皆鼎鼐耳

可以聽不必皆笙鏞目可以視不必皆黼黻是以

蔬食陋巷孔顏不以爲憂菅床茅屋田生自以爲

樂

箕子封朝鮮出語人曰事商雖惡吾猶囚也事周

雖聖吾其夷矣能忘靦顏少師哉

霍子曰有司之校士也其薦揚也以國也吾何德

焉噫公矣讀先王之郊祀社稷則懽然也造物者

豈任德哉然而先王以教民厚也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張矣

疾惡過嚴由立已於峻不能恕人爾若君子則哀矜之不暇何忍忿疾

李密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爲兄供養之日長

徐孺子矯矯特立薦辟皆不就及薦辟者死炙雞漬酒千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宜其爲東海人物冠冕

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游

衍自適宰相欲延致東閣弗屑也今之仕者一旦去官卽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耳若雲者非旣貴可使復賤者耶

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可以樂而忘死旨哉斯言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虞翻爲子求婦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趙至年十二就師誦書蚤聞父畊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父老不免

勤苦

昔吳隱之刺廣州廣貪泉而飲之賦詩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隱之卒以廉吏名於世而泉亦得雪其耻矣

陶侃爲魚梁吏以蚶鮓餉母湛氏母責之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也

房彥謙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余受學虛齋先生嘗脫妻簪珥爲脩脯先生曰吾利此物安望汝他日勵清操而成人美邪峻却之

其視較銖兩於師弟間者遠矣

憩寃者止言在人一邊不言自已一邊所以聽言者未可遽以爲喜怒

傅獻簡公云以惟箔之罪加於人最爲闇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

近有題廬墓卷云應知表門事不是結廬心此眞能說孝子者

和靖誦光明經可謂順親矣順親於道者孝之至也未易能也

論人物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若以成敗論則世之詭道成功者豈皆足稱者耶是則困辱終身不足恥非則功名振世不足多彼以成敗評豪傑者市兒之見也

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眞寧免爲小人

劉元城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也故古人著書多在暮年

財以不蓄爲富官以不顯爲貴名以不彰爲譽施以不報爲惠

伍胥奔吳而漁父辭劒文天祥趨儀真而舟子辭金必皆賢而隱者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而史不之載

安貧儉用不免干人多事求贏祇以自苦豐約窮通命中素定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東坡自元符三年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已者預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有賓主之敬雞黍可以爲大享豈在簫韶有淑柔之德荆苧可以行婦道豈在組繡

蘇掖嘗置別墅與售者瑣瑣爭直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少悟世人知此可免營造矣

劉原武拾遺金還失者後父子皆登第還金本出無心福善自有隱報觀此不但可以勵人亦可以談天

祝虛齋先生之鄰莫氏嘗以屋售先生固止之且周其乏常云我能顧恤鄰人即我之家人也何必取其地然後爲我有今之處鄰者必欲吞噬以爲已有其心之廣狹何如

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耻之

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潔操何愧曹武惠行李蕭然也但惜江南梅花携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留得

劉南坦家貧不能結樓文徵仲爲作神樓圖楊升庵繫之以曲此畫與曲至今爲人寶玩足垂不朽文徵仲嘗戲語人曰吾力不能刱齋館皆於印上起造亦此意也

祝虛齋先生私居未嘗服紈綺惟麤布舊服每飯必以精者奉親而已與子食麤糲謂教兒輩不宜習肥甘也

古之有言責者計萬世是非不計一時榮辱論天下利害不謀一身利害非不知言之害不言之利然而必言之者以天下從義不以天下從我也

徐子權峽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官比部郎靖難師起聞練子寧死從容賦詩曰翹首謝京國飛魂歸故鄉遂自縊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祝虛齋先生平居有皆師錄善者書名不善者惟

舉事以示戒一日計偕北上有同行病胡臭者衆皆懨憎先生獨與之同臥起其心與度可量哉凡奴僕得罪於人者不可恕也得罪於已者可恕也

胡端敏云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若世人皆然可追直道還古風

治本

方遜志云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事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

簡民樂地闢上下相親昭儉尚德此富國之本
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
命則傷其本
凶年則人君減膳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鴳二
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兎
漆器非延叛之物禁用之而叛玉杯豈招亡之具
紂用之而亡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
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君國尚然況黎庶乎
尹文云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
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

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董彀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天下事可行於古可行於今如夏時周冕之類可行於古難行於今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者行之則民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民受其患君子貴酌時措之宜

國之將興也百官有司貌若違異而心則同於盡職國之將亡也百官有司貌若諧和而心則各爲競進

周公旦曰吾不如耆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

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朝廷以科目取士使君子不得不爲小人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不爲君子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當而天下平

取民近貪刑民近殘行師近亂獨尊近亢厚族近私然而天下不爲厲者知其不得已也君人者懷焉而以不得已之心行之善矣

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與爲善之民易刀劒而牛犢易淫汚而識父子夫婦之道亦存乎人耳故曰無迎而拒民莫不與無望而畏民則無懽

凡興廢補敝鎭躁舉劇安常習怠者不能爲瞻前顧後者不敢爲惟性定之人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魏文侯云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居官者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盡禮不言屈已欽賢下士不言忘勢庶乎官箴無忝

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爲天子孝友全而百行備矣

荀卿之危態臣也甚於篡孟獻子之罪聚斂臣也甚於盜噫其眞有所警夫

居官者心公則自廉若居廉品格亦自高終不及公而自廉也又有恃廉而傲且刻者則爲廉之累更多

語云至察無徒平易近民察非明也故人受其病平易則自能生明故可得而近之

大臣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怨讁亦輕

范蜀公云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朝廷設耳目之官或有觸犯必曲賜含容以養其剛直之氣然後遇事敢言若摧折過甚將使諫臣喪氣卒然遇大利害大奸惡皆將蔽而不聞矣

狂夫之言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聽者不明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人主宮闈中事臣子不可過爲排擊故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賢聖皆有深見今之少年多喜排擊吾懼國本因而動搖也

韓億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柰何鋼人於聖世乎

羅豫章云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崔亮以資格用人使不動馳競爭先亦是良法使

後人不得不祖之若能先才望而後資格方有實用宋學士丁度對仁宗云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才能此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范文正公云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

擇士者猶工師之擇木不先道義之賢而詞藻之工是取猶舍合抱而求拱把也

元凱艮矣然無堯舜不舉伊周忠矣然無湯武不

顯故曰賢人得君以有爲
劉炫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
而望從容可得乎
民生之休戚繫守令民情之通塞繫臺諫欲守令
盡職如古之奬廉吏欲臺諫盡言如古之賞諫官
君子任一郡邑之寄操御下之權非欲民畏也冀
使豈弟之意默運於綱紀法度之間斯民陰被其
德耳故善爲政者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
可愛之實
治民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敢其業

游惰禁則土著國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國用可足

守令廉則心清而才自練達能則通變而事不留滯廉固尤要能亦不可少若廉而且能即古之循吏何加

勸農固在經其時樂其事有一中丞治徐州百計勸農人莫肯應故農不必勸惟輕賦遏訟乃勸農之術

救荒不患人無奇策只患人無眞心有眞心即有

奇策

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聖人不能禁民無欲也故有禮以節之以刑威制萹符者是暫時作用以重農發廉耻者是弭盜本領

財者民之脂膏公家之賦稅有常數私門之苞苴無定額斯民竭地殫廬不足以滿其欲爲人上者奈何不惜

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今爲民父母行政視民疾苦畧不顧恤與古人之用心何天淵哉

孫廉云發奸摘伏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禮之屬三千刑之屬三千出一禮入一刑間不容髮是懷刑莫若秉禮

薊州鐵冶皆鬼薪城旦耳顧十九斃命此必司法者委宛其間庶得議獄之意

凡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之貴衆斷之貴獨

居官受囑固爲非理然有意於却而倨傲狠戾是之謂激有意於受而不顧是非是之謂隨要在好

察邇言因言揆理應之以無心可也
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
欲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故後之仕宦若咈人
從欲人或非之違道干譽莫或非之今并干譽者
亦寡哀哉
人有恒言有治人無治法治人能通其變治法惟
守其常
今之仕者飾言詞習恭遜是以佞能專矯激立聲
名是以詐能假親知胥黨援是以勢能私餽遺資
請託是以貨能于皆弗能也

楊文襄公云爲政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良醫治無病之病故人常在生也聖人治無患之患故天下常太平也

昔人有言聽言不可不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可不審審則庶幾其無誤

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今之人才卽古之人才所以勵其志趨使進於道德者其機則在上耳

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祝安民者貴防其蠹不

在刑威

恐者衆妙之門居官亦以恐爲貴凡事之來且恐則或剛或柔自有可處若一時不能恐則無所處故一切法無我皆得成於恐

用法不可太寬寬則人不知懼施恩不可太過過則人不知感

相臣執政與國同休任用匪人則憑藉寵靈擅作威福植黨罔上懷奸誤國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

大臣一言一動須合天下之公不宜拂衆論執已

見斯民受其利國蒙其澤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言合之可作出處銘

視含哺鼓腹之民若瘡瘼之未瘳視耕食鑿飲之民若呻吟之未息其於政也幾矣

政以宜民俗所未厭不必輒改俗所未安不宜強行

天以民立君君以民建官士以民行道故有司之務無一不爲民也長民者獨簿書賦稅是急而虐

用其民亦未之思耶

存一念愛民時便是愛已有一步進德處勝於進官

赤子不能言母能中其欲者得赤子之心也民能有言有司往往障拂其口失民心矣

人有言亡國之臣不可以言智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然百里奚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韓信去楚而楚敗之漢而漢興此又不可以槩論也在用與不用之間

吳武陵云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

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

錢公良測語卷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六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斂精

亢倉子云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菁葱也故曰圖大於微知著於細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人能每事

即始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

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故荆卿傳曰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其言之也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怵可以銷福清明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人世事譬之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起滅何常儻不參透此關鮮不墮煩惱障中矣

張子言下視則心柔柔則敬顏子四勿首視攝心以謹視爲第一故左傳曰視高則離其目陰符經

曰機在目釋氏多以耳根圓通得道而目力圓通則少如十六觀經全是以心攝目也

治家有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不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貪且吝耳

清苦固是佳事然亦不可過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人者乎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遇富貴人宜勸他寬見聰明人宜勸他厚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減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遠公云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以存似不在常年耳故能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復何羨於遐齡

唐人春遊以牡丹爲勝賞劉淵邀客乃繫水牛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余謂牛之用固十倍牡丹不過孔僅卓王孫之見若能種德務施非函關上乘青牛老人不足以語此

由外以之內而內稱生焉其惟目乎由內以之外

而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君子不可以不恐也恐欲則不屈於物恐劇則不擾於事恐撓則不折於勢恐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恐乃有濟

荀子曰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欲界無邊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官上有官身後有身故家累大經營亦大位彌高願望亦高失隴望隴得隴望蜀世短意長翻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撇脫

君子多思不若養志多言不若守靜多才不若蓄德

伯淳謂琴聲可以禁邪磬聲可以養心有聲之樂亦不可無也然惟聽之者何如耳

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居官箴清愼勤三者余謂惟愼則自防也嚴慮事也周處事也敏而清與勤兼得之一或不愼雖有冰蘗之操夙夜之勤未免有過中失正之事孔明亦云先帝知臣謹愼是愼尤爲要也

范文正公謂子弟曰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

康節云牡丹舍蓝爲盛爛熳爲衰故富貴到極處而始收歛晚矣

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阪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故也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仕則蹶矣

雞犬之專智人弗若矣牛馬之專力人弗若矣駢

焉而爲人用而無弗悉也用天下者乃恒有所弗悉何也

圓照禪師見飯僧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

杯酒破利名寸心集古今惟達人可語此

處事貴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矜持太過者不可謂之敬然猶勝於放肆枯寂太過者不可謂之靜然猶勝於勞擾

楊遂庵身不踰中人而開府鎮邊驅使數十萬貔

豺不翅三尺童孺才氣有大過人者其言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始知其從心上用功也

士君子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心腹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鑒遠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生於順劒楯矛戟未必能敗敵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聲色游畋每足以殞人之軀

世運盛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下

紉蘭握瑾誨妬之良媒要津利孔招怨之危幟銜談鯁論騰謗之健駟方人擬物反刺之銛刃是以君子綢盛彩而不揚履幾望而知戒

人不求福斯無禍人不求利斯無害故曰福爲禍先利爲害本

齊王出遊遇齊女癭瘤採桑命載後車女曰女母在堂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末世仕宦以鑽刺代蹇脩者才智雖高文華雖麗不若此醜女多

矣

昔陳仲子妻有云熟於就名者必先冷擅於附利者必先淡山雞之爲天下賤者恒見也威鳳之爲天下貴者不恒見也今世無過人之才而逐逐仕進行將蹶矣

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

漢儒有言曰富貴非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所以去吾嘗味於斯言而知友道之薄自古爲然矣

蘇秦之爲合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可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惜乎秦徒捭闔其說以利啗六國爾天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之也及張儀連衡之說行從約遂解六國日趨於亾矣

博浪一槌子房不必論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見英雄收放處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碗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麤悍邦

得此意故至威不褻

蕭何動用智數如治未央宮可見後高祖果以爲壯麗其籌之固熟也

世有恒言陸博無休勢仕宦亦無休勢予以士君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有大道存焉以仕宦爲稿蒲者忘其大敗也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藥石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人之將病於不嗜食而知國之將亡於不嗜賢而知

勿謂柔可欺淤泥之中或藏利錐勿謂剛無害巨闕之鍔遇石亦碎故禍常發於所忽之中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安可不鑒

榮盛之家矯情生焉敗亡至矣貧賤之家畏懼生焉人才出矣

修身行義儉約恭敬其或無福禍必不至驕傲侈

泰離度絕理其或無禍福亦不至
開國起家莫不由於祖父之勤儉敗國亡家莫不
由於子孫之奢惰故易曰子克家詩曰繩其祖武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沒
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篡本成矣
張九齡謂李泌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
身古人所重況童子邪
嬰兒之病多起於食貴臣之禍多起於寵
孫登謂嵇康曰子識火乎用光在乎得新所以保
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與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淵者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亦薄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亦厚

王安石行新法衆議騰沸明道獨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使宰相如明道何以有慝

寧之紛更使諸君子如明道何以有紹聖之反噬
恩讐太分明恩者令人不足德而讐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云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

康節云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忘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呂東萊云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

說今之犯權貴取禍者坐不知此耳

中黃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聖門惡訐爲直以此

朱子言天公有記性無急性無有感不應者余謂善惡吉凶是一氣感召終不可逃

宋之浮論甚於戰國之橫議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今之仕往往掇拾其說以立道學門戶不亦陋乎

韓魏公於小人之欺終不道破苟許其情則激而

怨不中傷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魏公之智遠矣

正統土木之變于肅愍曰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禍正言若反知其意者鮮矣

言無隱而不聞行無微而不著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言當慎也

宸濠之變余同年許忠節公逵不屈挺立受刑見者壯之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牽副輒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已而

果然知子莫若父信哉

近日邊防廢弛將吏偷安平居玩愒度時有事張皇失措譬如濵河而居者不能豫築堤防一旦水潦奄至則挈家室避之瞬水退復還歲歲遷徙苟延支吾謀國如此可謂疎矣

凡物無聚則無散聚不極則散不重可爲積聚者藥石

祝虛齋先生官工部時有以金囗私先生者先生固却之後受賄者坐累先生竟免故曰愼初之道勝

人皆貴一旦之浮爵輕喬松之永延不知春華至秋不得久茂語云女愛不及席男歡不畢輪知言哉

語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途弔者在門賀者在途士大夫可以深長思矣

有所不爲試於得失辭受之際無所用恥驗諸妻子僮僕之間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參天地而獨立亘萬古而不朽三人之死不同而同其心夫豈有爲而然哉

輕諾者必寡信易從者必多違

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第未知死何如生以余念之死生初無二道存吾順事斯沒吾寧矣

劉屏山以不遠復爲平生三字符復者生生之意無時無處無之於絕而續於終而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張用晦性清約人譏其太儉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今世奢靡極矣然上人能身先敦朴則下自化於儉故朴乃上古渾淪元氣儉乃後代返元良藥

方矯亭嘗云小人如虎狼蛇蝎殆又甚焉虎狼之威蛇蝎之狀人皆知其足以害已深避而預防之小人則心如虎狼其貌鶡虞念如蛇蝎其言鸞和人不知其將害已而狎之鮮弗及矣

今人畧記文字徼倖高科入朝則吮癰舐痔招權納賄居鄉則囑託公事吞虐細民縱酒漁色瀆亂彝倫大敗風俗天下安得不亂

容貌端雅而小人者有矣未有容貌險側而君子者也

規世

處順多喜心驕習之所由起處逆多厭心怨習之所由起賢聖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而不以習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見辱於市人越夕可忘見羞於君子累世不泯此大丈夫當履道秉德免筆誅口伐於蓽門圭竇之間

白沙混於泥塗不染自污青蓬育於麻圃不扶自直欲知善惡由於所入

標梅直言其意無顧忌無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今人祇以文飾詞說衷曲蔽矣

西周之述熄而鄭衛之風行故再醮之婦麤裝以自悅五姁之女冶容以媚人而亦有綠鬟之傾惟陽自向芳梅之隕於春未知彼所謂女中錚錚不爲風所風者也

老萊子云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棰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人之功名謂之會者聚也聚必有散譬諸晏客有三爵而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尚未去者視主人意耳仕宦行藏大率類此識破此機局則去留何必介意哉

陳摶云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納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委曲則目爲善處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善謔浪好恢諧雖取快一時亦傷厚道揚隱微談中冓雖雪忿一朝終損陰德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

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

嗜欲之人語之富貴利達則恍語之貧賤憂戚則拂衣而去好名之人語之誇大侈靡則恍語之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於江河人相忘於道術

圯上老人謂張良曰兩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爲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十指貢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爲怨指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指乎

韓信初謁高帝登壇數語便欲裂地封侯厥後堅

拒蒯通厚酬漂母平生心事其見乃良平不援大義以告高帝徒躡足附耳開其疑隙良平之過也大臣急於順主所以缺經國之遠猷庶官巧於取名所以鮮脩職之實抱

人於居安時未知其安及濵危難始知是以君子居安慮危則庶乎免其危

先儒有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爲國耶策雖未就君子與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

漢高帝踞洗見英布既而就舍皆王者之供帳嫚

罵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先儒呂氏乃曰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愚謂漢得天下率賴韓信彭越黥布之力而卒以誅夷其待功臣亦少恩矣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懷璧之子未必能惠人競親之者有惠人之資也

被禍之士身儉能施人皆疎之者無濟人之具也

做人念頭重做官念頭輕則禍福不足動心做官念頭重做人念頭輕則毀譽常足縈志

勢利有時銷歇天地無時泯沒何趨勢利者衆存天理者寡

爵祿之崇單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

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諂瀆士風喪矣

宦情太濃則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則死時過不得

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

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
處貴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衰之始也去驕懲
奢其惟恭儉乎
君子之仕也官不擇崇卑行吾志而已事不擇難
易盡吾職而已或從容於尊俎或經營於四方隨
其所遇皆足以樹勳當時垂聲後世
仕之溺人猶水之溺人水之溺人人知避之仕之
溺人窾名潰節相繼於前不惟不知避反濡足褰
裳以就之孟子所謂載胥及溺者也
爲民父母者苟利於已不顧害切於民求已之名

不計事無益於實此民所以日困世所以不治
人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强宗豪右常誦此言庶
不作姦犯科縣令刺史不可自存此心庶免罔民
虐下

范甯嘗謂王弼何晏罪深桀紂蔑棄典文幽沉仁
義游詞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
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
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迴百姓之視聽
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
小迷衆之罪大

邇來士風澆薄侈靡浮蕩大抵富貴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處豐蔀中舉眼皆蔀是以迷惑顛倒莫知抵止非先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涸轍轉之清流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但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

今之仕者重進士之科得者侈然若有餘不得者歎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有幸不幸耳士顧以是自爲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非惑歟

柳玭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已一有所失則得罪重於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疵纖失衆皆指之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衣冠之族以清白遺世爲本務要恬穆省事凡貪戾刻薄之夫皆不宜與之相接

君子德優於才或事不能舉訟不能聽小人才優於德或見事風生片言折獄無才者其殃民淺有才者其殃民深

崔玄暐母盧氏曰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今則悉入私帑矣程子曰閭閻小民得一衣食必先父母今則先妻子矣此皆風俗之淺下者今且不能及況其善者乎

處妻妾貴和而敬御僕隸貴慈而莊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遥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治人者必先自治責人者必先自責成人者必先自成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

是君劉伯温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贓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皆此意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其無也不在臨如臨則已晚矣

柳宗元告薛存義云吏於土者民之役也非以役民也蓋賤氓傭諸人一直而已士傭於官者寵以章服逸以車馬饌以廩餼居以潭邃從以卒隸輿臺乃漁焉獵焉草菅然雖焉民之役也固如是哉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盧坦云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柳世隆云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陸慧曉云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晉樂書郤苦之後淪於輿皂唐房玄齡杜如晦子

孫至操觚而乞門第高可畏不可恃誠哉是言也
韓退之二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世不知有狀元袞者以此知科名不足恃也
陳秀公以丞相治第極爲閎壯宅成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脩不得賣不得
世人盡好高堂華服不知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故布袍容膝儘有得處
林昉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目與眞景會曾不涉趣無乃貴僞而

賤眞耶今世俗好名墨而多獲賕本卒至敗家又其甚矣

蘇子曰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好於人皆物之病也

古之學者爲已其仕必爲人今之學者爲人其仕必爲已學者爲人天下無實學仕者爲已天下無善政

范文正公曰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嚴嚴遠侮人能三復而力行則內不失已外不失人庶幾君子

古人帶經而耕負薪而誦今人飽食煖衣自暇自

逸者何衆古人聚螢映雪卷舒簡編今人明窻淨几玩時惕日者何衆古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人賢父兄教之不從或問里有賢師友而不知親者何衆

文天祥少游廬陵忠節祠欣然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精忠大節著是以人貴感發興起

倪文節公云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受家業則忘勤儉

盧毓云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

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振饑者與以徑寸之珠詘若與以一簞之食拯溺
者與以方寸之玉詘若與以一葉之匏
曾中丞鈇欲復河套雖過於擔當要之可矜不可
廢可獎不可殺臺省無一人敢言何也秦殺二十
九人猶有茅焦不意當代謹言如此
余同年呂涇野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
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藉借公行私者佹意
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
傲已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

薦者貪惟開誠布公九病可勿藥而愈

君子不以已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

揑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

鄉飲酒禮乃國家之盛典近世視爲貨市登請索輿馬之費相接有贄見之儀宴畢計酬謝之禮一餐入腹囊金盡空進登几筵出遭嗤罵本是榮舉反見窘辱不肖者重賄藉榮賢者聞風遠遯

凡人夢富貴則喜夢貧賤則憂夢中之憂喜宜也及其惺猶皇然卜吉凶焉夫以惺時之富貴貧

賤而皇皇卜之於夢何耶故必破惺夢之關者庶
超於富貴貧賤之外
無基厚墉圮傾立至器小受鉅覆滿隨因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
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君子易疎而難親不惟小人畏之雖君子亦或遠
之小人易親而難疎不惟小人比之雖君子亦或
近之惟仁人能辯之而不可眩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
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能遠之

如蛇蝎庶乎淨宅之法

於有事時求無事於有過中求無過此盛世之事於無事時要求有事於無過中要求有過此衰世之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行一事而損終身之福切須檢點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

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與生死富貴貧賤而更者世俗之交情不與生死富貴貧賤而更者士君子之交誼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邵文莊公曰人當爲眞士夫不當爲假道學今之爲道學者不過假是名以覆短駭俗耳其誰信之

人知忠孝節義之有報則人倫篤矣知殺生之有報則暴殄弭矣知寃對之有報則世讐解矣知貪謀之有報則併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則奔競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墻相從者寡矣

羅仲素云人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塹中如何得出故每事自反眞一帖清涼散也

近世風俗寖薄而士習益變曲跟爲恭厚貌爲信喜怒相疑愚智相欺誕謾以言而險德以行士處此世如入百戲之場耳目眩惑安望其能砥行立名以風夫稱士者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湯佐宅一夕家人舉燈照蝎驚墮猫食之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來復棲舊巢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昔之殼爾自是去來凡幾載人目爲貞燕

成化六年淮安鹽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

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棄
羹不食人稱之曰烈鴛
嘉靖丙戌余入　覲歸阻風白洋河有二鸛巢於
樹巔同行葛幕舟子孫連射其一取四卵其一飛
繞哀鳴復射之後至鄱陽湖孫被賊殺投屍水中
余感其事爲賦詩云石尤風阻客歸期水遠天長
欲渡遲差可林高容鸛集那因巢破使人悲雕弧
已落雲邊羽驚夢猶楠月下枝精衛謾云塡海去
啣環黃雀是當時
鷹鸇取弱禽回翔而集不顧遇麋兎蓋其欲既足

遂止乃人縱欲無猒囊橐既盈猶日營營是又鷹鸇之不如也

梟謂鳩曰鄉人皆惡我鳴我欲東徙以辭子鳩曰子能更鳴乎曰不能然則東人亦惡子之聲矣然梟聲難變而人之惡行可改鳩爲梟計欲其更鳴吾爲人計欲其去惡

導儒

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淵夜光之珍以領驪龍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余意文章亦然

君子之學務求在已在已則觸境皆仁雖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動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何以爲學故老子曰強其骨弱其腹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學何患曰患一蹴有竹焉穿林破土一蹴而至其杪豈不速哉無可爲復矣又問曰學何以曰以漸有木焉日一毫月一寸歷數十年而後干霄蔽日豈不遲哉其進未已矣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擫囊安期羨門不可見神僊之名存屈宋班馬不可見文章之名存然則文章與神僊相爲永世者故曰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晏子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趣可知矣

孔子以齊景公與伯夷叔齊較量最是提省人心學者於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爲一切俗情

所轉庶幾有首陽之意

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人能改身之恒斯爲天下名士

君子稱人之善而非譽也折人之過而非毀也欲其勸善而改過也小人不然善則忌之過則揚之賢人之言未必可盡信愚人之言未必可盡棄賢人或有爲而言之愚人或千慮而一得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士大夫獨拈民之一字却有味

張曜云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

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凡人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眞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嘵嘵只坐胸中書少耳

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於骨書於紳染於神薰於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椒一言范獻子賤萬畝之田而貴舟人片說

學必講而後明然必下學人事乃上達天理若只談性命道德良知靜坐口竟舜而行盜蹠何異口頭禪耶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蔡照向

功名富貴之於人如飄風過耳浮雲過目玩弄未幾而溘焉以去自古及今消沉磨滅何可勝數孰如道德功業之可以垂諸不朽哉

史記以弘遵爲格而其中未嘗不約束左氏以約束爲體而其中未嘗不弘遵此冠古異才人何可及

漢趙嘉與兄子書曰大丈夫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周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

荀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斯不易之論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有德之士多能辦事不可遽謂有才之人

語云士脩之於家而壞之天子之庭亦曾有脩處今不過算計功名而已豈讀書亦壞心術者耶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
君子不可有世俗之情然亦不可不知世俗之情
有世俗之情則不能處已不知世俗之情則不能
處人
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輝
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騎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
士亦宜然
文莫盛於退之文體則變詩莫盛於子美詩體則
變文必以六經爲準秦漢次之詩必以三百篇爲
準漢魏次之舍是雖工猶爲棄源尋委舍根培枝

況未工者乎

韓退之云化當世莫若口信來世莫若書噫此可爲知者道也

讀書必先從理從理則學達書言也理心也是故得心則忘言

作字者貴摹古不摹古猶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又貴於忘古不忘古縱筆筆相肖祇字之奴耳

文有二病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搆易則麤俚縱而弗工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六經師易獲人師難

遺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昔人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於自家體貼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弟令之士大夫講道學者不可不味此意

古人爲學初時即留心天下在行已之志所以皆有實用如宋時學者未出仕即學兵法蓋以復讐爲念近日進士觀政尚不肯理會天下事所以今不逮古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

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輒能前知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先哲苦心如此

溫公謂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書當知寶惜吾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

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先氣質高明者口多易言身多易動宜變而爲渾厚氣質沉潛者當言或默當動或靜宜變而爲高明

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獨有書可醫胸中俗氣

王君大曰能觀千劒則能曉劒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一生

程門文字不脫訓詁家風蘇門文字不脫縱橫氣象程之訓詁理皆切實然無象外之玄蘇之縱橫勢含飛動然長狙詐之習

文章有五經左史若只以時代歐蘇韓柳論覺千古文字寂寥李北地曰西京而下無文矣豈撟舉

當世乎余以文章關氣運詞人如候蟲秋氣蕭條何能復發春鳥之鳴

陸游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爲信乎文章功業直以氣勝之耳

學者採子史不循經典掇華菁不究根荄騰口說不敢踐履競圓融不厲廉介此亦今之大弊也

薛子曰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怠行之言易而罔不試故也

內不足者一言一行便生得色內有餘者掀天蓋世視若浮雲

陳白沙云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人有貪而富者富者未必貪也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也

心之鄙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達觀質之愚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通變

古之教者植身教而文字之教舉學者尊德業而文字之業從今之教者反所植而身教踣學者反所尊而德業廢故古今之教名一而致殊古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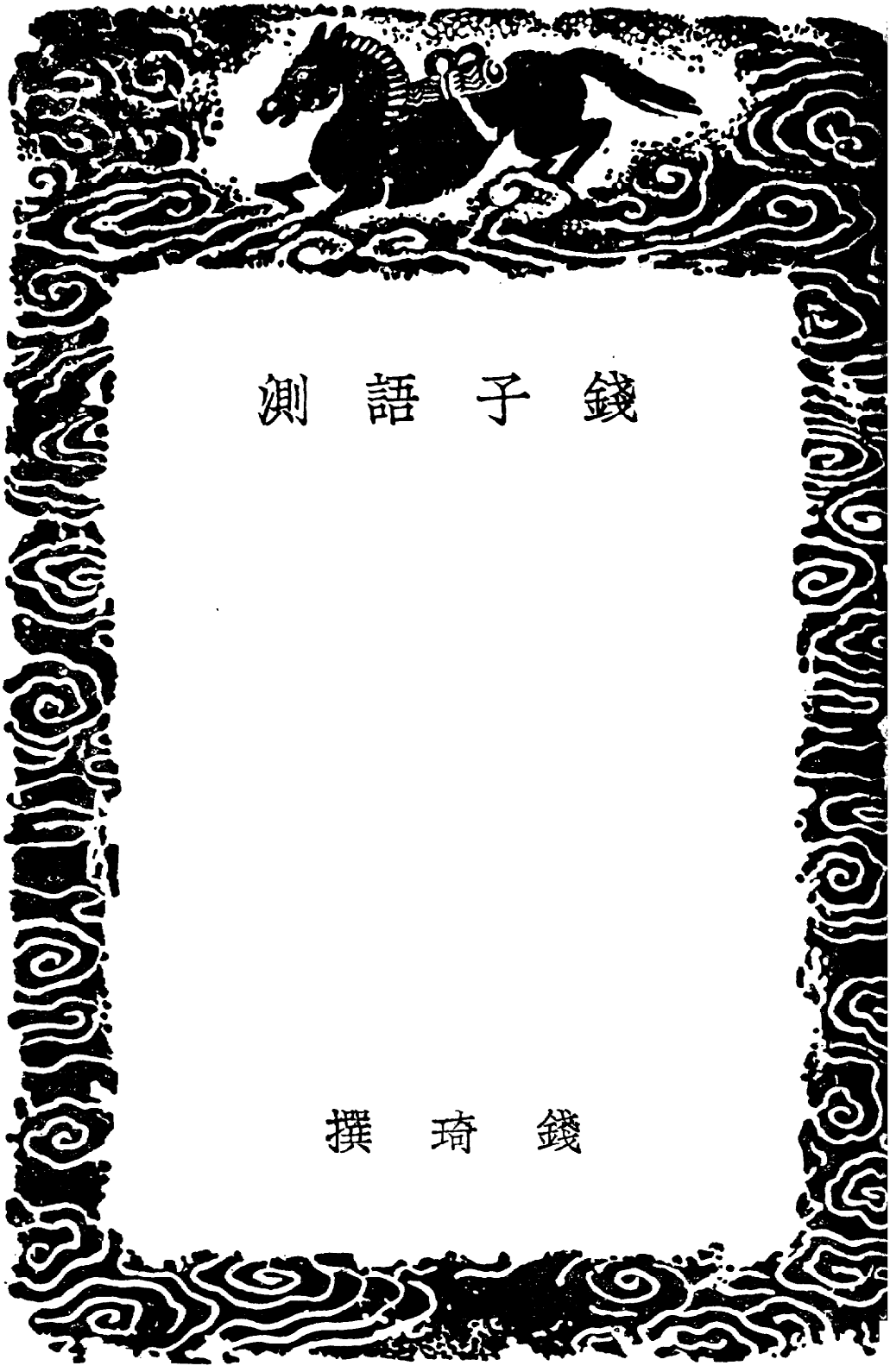
學名同而業異

今天下士好高騖遠謀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遠子言孝豈知堯舜之治以濟衆爲心孔孟之道不離日用修臣之常職卽是忠修子之常職卽是孝何必蒐奇索隱趨周文貌尼父謂之道德耶

始學之要必須除外事除一事則增一段靈光靈光聚而所守固矣

錢公良測語卷下　終

孫錢希淳重較



錢子語測

錢琦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本影印此書與鹽邑志林本錢公良測語內容各別故並存之

錢子語測題詞

先生學務端本少從海昌祝虛齋先生游又與吳南溪先生友南溪先生亦務本之學資麗甚深徐東濱先生每稱先生曰安靜粹怡君子哉子生也後荷不瑣拒每入城下詢坐誨移日鑿鑿皆經世理身要言嘆子姑之夫張白川速仕缺遵養學優仕果不達益仰先生敦本之實云晚與董從吾及碧里子王芝山人結海門社會洞明性命之學以故語測之推見至賾而竟悟先天之微發所未發多矣予喜海上理學之精者先生暨碧里董子而已鮮企也宏賢季子纂

傳之是父之大賢是子之至孝兩足徵矣予懿好之
公題數語於簡端浙西武原沂陽生王文祿世廉題
錢子語測贊
贊曰閱翁茲語研理探化覈事抉情有卓而雋有鴻
而衍有窔而沉有爛而顯有讜而遒有夷而婉有渾
而懿有石而砭高洞要原卑入無間咸出胷臆所自
得垂世訓誡而列之程典者也廼知翁學有本哉視
膚末勦和而束隘一隅者相距遠也尚肯獎獎焉以
文字功業以觚墨自見乎噫此足以觀翁矣
隆慶戊辰春月後學彭輅識

錢子語測

海鹽錢琦公良

法語篇

心覺放時卽收斂不使外馳卽能照天下之理乃上達之基也若知放而猶舒徐爲功又將不知所之終不可收矣蓋聖愚之分在猛緩一線之隔

人心能靜雖萬變紛紜亦澄然無事不靜則燕居閒暇亦衝然靡寧靜在心不在境所謂心轉法華匪從法華轉也周子主靜卽主敬敬外無靜靜外無敬

讀書不先從理路工夫終無根據書其言也理其意也欲忘言必須得意

張子言下視則心柔柔則敬顏子四勿以視為先攝心以謹視第一凡對人言而目他視心之不存傲之象也故左傳曰視高則離其目陰符經曰機在目穉氏以耳根圓通得道而目力圓通者則少故有淨觀之訓

顏子犯而不校若已有分毫不是而彼加凌軋亦已有以致之不謂之犯不校亦非謂全然不看道理只是不動氣事到該敵處直須看道理為之亦是不校也孟子三自反與校而不動氣俱謂之不校若外雖不校而其心介然未嘗忘是郎校也

今人只在記誦辭章上用心聖賢精意曾不理會雖博學而無眞知若能潛心聖賢逐一從自身體驗則眞好而眞樂矣

敬可以訓畏畏不足以盡敬畏是非畏得喪畏利害畏毀譽皆畏也敬則所畏在理不敢從非而舍是毀譽得喪利害不與焉

爲人最要辭受取予分明與其受之非義寧過於辭此孟子只言過取傷廉而不言過辭傷矯也

衣冠必整齊嚴肅則可以勝怠惰之氣纔一放肆便不能檢束其心晏安放肆由於心之不存衣冠肅而

放心收是合內外之學

祝虛齋先生官工部時有以金酒器進先生者先生堅卻之後受賄者無弗蒙累先生初獨截然莫能干後亦莫之累故曰慎初之道勝

朱子言天公有記性無急性無有不感應者余謂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善惡吉凶固是一氣感召其理不可逃

劉原武拾遺金郎還失者後父子皆登第嗚呼彼之還金本出無心而天道自有福善之報隱然不爽觀此不但可以勵人亦可以談天也

凡怨尤者止說在人一邊自己一邊皆隱而不言聽言者未可遽以爲喜怒古稱兩造具備勿信單辭蓋有以也

尋孔顏樂固好但未至聖賢之地不能知聖賢之樂聖賢之樂從心出惟克己故有之蓋克己則能體認天理自會吟風弄月自會不改其樂

心未接物時不可使昏既接物時不可使亂既接之亂由未接之昏故子思只重未發之中世人紛拏轇轕心地已失所謂未發者亡矣焉得不昏且亂

孟子言語太露如易子而教可以教其父而不可教

其子視君如寇讎可以教其君而不可教其臣孔子嘗曰愛之能勿勞乎責善之說亦未盡臣子如何忍讎君父同姓易位亦太憨云

周子與易太極圖俱是一圈子從陰陽未分處畫起乃函三爲一者也靜虛子以陰陽畫圖名同而實異失易圖不言理而理在其中太極圖儘有頭腦六子之言抑揚太過意象不甚渾淪然其理精粹處自不可易人以老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爲計較原老子意是論天道然聖人謀及乃心亦須計較也

文章實關氣運韓柳二子生當元和之盛歐蘇二子

生逢嘉祐之盛其文卒爲百代宗仰余以詞人如候蟲秋氣蕭條何能復發春鳥之吟也

程門文字脫不得訓詁家風蘇門文字脫不得縱橫氣象程之訓詁理皆切實然無象外之玄蘇之縱橫勢含飛動然長狙詐之習

君子論人物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若以成敗論則世之詭道而成功者豈盡可與也孔子嘗云勇士不忘喪其元何利害之足論彼以成敗評豪傑者市兒之見也

神化只橫渠說得明心不昧其心是神事不逐於事

是化

太和太虛之運也太虛太和之本也太虛不可獨言理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強名曰虛無所有而強名曰和

孝弟慈三者人情只易全慈何也蓋幼子以誠感我無所用其私心故應之者眞心俱透出

易以知險簡以知阻易簡由誠而得此心平坦既不累於險阻則險阻自能知此聖人知天之學也吾黨惟居易而俟命焉

狂狷志節甚高但執着而費力聖學無所執亦無可

名然今求爲真在指者亦鮮矣

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不得禁竊負以逃然皐陶人臣何敢遽犯天子之父孟子只形容爲臣當守法爲子當愛親聖人之心渾是天理而無計較之私或問古爲毋齊衰斯何也曰聖人制禮只是順人情古時婦人不得專今人家夫婦並隆爲子人者便見得有兩重之義然義理無窮人情日變如均父毋喪服有待於後之聖人此類尚多周公豈肯自謂其盡善乎我　聖祖均之超萬古矣

薛文清公讀書錄其言精粹於聖學少所發明俱本

程朱大意若陽明傳習錄發前人所未發一誦之心開目朗矣

古者選詩述美以示勸述刺以示懲專取其意以備觀省而垂鑑戒後世但知格調詞氣而已全無與於美刺觀省便覺玩心於外

孔子十翼理精故語自工造化天然之文也史記以弘邁為格而其中未嘗不約束左氏以約束為體而其中未嘗不弘邁此冠古異才人何可及

孔子聖之時陰陽之理備於心蓋易者心易也贊易皆心聲也聖人心有陰陽太極故說陰陽太極能十

分相似

武成言紂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只是要出脫武王所以說得紂如此文勝為史自武成泰誓之作已然所以史家往往得罪於神人杵石經作千楯也

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今人戚戚於貧賤與若將終身相去多少舜為天子若固有之今人中一第便驕人纔富便奢縱與若固有之相去多少所以仲尼教人但審富貴安貧賤庶乎漸造高明

大學知止兩節大似格致傳文細玩聖經一章有此兩節反成贅剩但紫陽則疑格字無所發明也故第

云物格知致則知所止矣正和石經大學尤完全也
校陽明所刻大學又不同
中庸作二篇首曰天命篇自誠明以下曰誠明篇本
自渾然朱子分三十三章非古本矣
唐孔穎達十三經註疏承漢註來學者不可廢宋儒
後出本不欲盡廢前人況多取用使宋儒欲廢前人
安知後儒不廢宋人也
祝虔齋先生講論語質直好義章謂質直是朴實的
人多不合宜今好義而事皆合宜矣如此則體用內
外都已停當誰肯於接物時再審今又能察言觀色

而不敢自是如此則脩諸已驗諸人皆盡善而無疵矣誰肯懷下人之心今又能卑以自牧而不敢自矜當今之世若有此等人在邦家達乎不達乎

先儒論潮汐有以八卦相配者有以隨月盈虧者今觀潮惟錢塘江最准揚子江則不准是隨月之說亦未可信邵子云潮者地之喘息此說渾然無加矣

王虎南有四書管窺其間論朱子失處儘有是者所謂朱子之忠臣也

居官之道不能事事周察須使人畏而不敢肆乃善仍於人所不防閑處考聞一或獎出郎置之法所謂

懲一警百居家處僕隸亦當如此

居官者公則自廉若要廉郎私意人若要廉品格亦自高終不及公而自廉者也又有恃廉而傲且刻者則爲廉之累更多

官箴有曰清曰慎曰勤祝虛齋勉譚縣尹文曰一或不慎雖有氷栢之操夙夜之勞未勉有過中失正之爲矣惟慎則自防也嚴慮事也周處事也敏而清與勤兼得之矣余謂慎郎小心文王小心翼翼此慎也孔明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是慎者居官之要也

古人爲學初時郎留心天下所以皆有實用如宋時

學者未出仕郎學兵法蓋以復讎為念近世進士觀政尚不肯理會天下事今不迨古有由然矣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劒楯矛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遊畋每足以殞人之軀然金繒玉帛善用之則為劒楯矛戟倘恃此則徒能自敝聲色遊畋不善用則為霜雪霾霧倘知節則所損亦微

勸農之方但處置得宜俾農家獲利則人自樂從前時置一中丞於徐州百計招亾勸農而人無應者故農不必勸惟輕賦遏訟乃勸農之術也

薊州鐵冶皆徒役而十九斃命此在司法者調停則可其名為徒而其實應死者然後遣充之廢得議獄之意

煮海為鹽海是曠蕩之所非居民所宅有其事當屬之公家不可不禁私販然亦須有以通之今人見張士誠起於鹽徒動以為慮不知事變無方豪傑隨地皆有王者斂貨於山澤果能寬田賦一二則民安而變弭矣縱有豪傑如劉項夫何能為

正蒙是張子述前人之書其言甚粹有未瑩者似當玩會不可以辭害意也

程伊川易傳說理極廣而精本義主卜筮吉凶之占非與程肯但補程所未備舍程傳而全用朱子本義俗習之訛也

易分上下自有意義乾坤是陰陽中大夫婦咸恒是陰陽中小天地故各以首篇然其說更多朱子始指簡帙爲言亦不言之旨也

先天後天之說不一別無所考大抵易以道陰陽而陰陽不過動靜以靜爲先天動爲後天其理似不可易

學者作表乃所以表出自家意思也對君上之詞貴

雍容不可急驟貴切實不可浮衍李東陽作比對多有新意丘瓊山進元史表多勁詞

漢人賞賜動以黃金數百斤自佛教入中國與朝野之用奢靡而金漸銷減故曰崇禮莫先去浮去浮莫先惜金明君貴五穀則金自惜矣

東漢東晉養名節蓋承平既久上無作者不免矯之於下反生穿鑿宋道學蠭起得真者不數人與尚名節異名而同實也尚猶流於僞者乎

標梅直言其意無顧忌無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也今人痼疾秖以文飾說詞不曾吐露裏曲

錢子語測

海鹽錢琦公良

異語篇

五代之亂天意欲開太平故生周世宗宋藝祖君臣同德兩英主出世但使斯民受福何論兩家然世宗性急終不及藝祖之寬大

漢高為義帝發喪非其眞心偶得於人之遽說伏義以名羽之罪耳霸術也故漢高以逐鹿言固是絕足以帝王道義言不過泗上亭長之智何足貴也

夷狄亦人也聖人之心合天下無不在其生生之中只為勢違難及未嘗先有惡之拒之之心

疾惡之心過嚴由未體民胞物與之意若視如自家一身必然貢藥調治何忍忿割已肉聖人視天下莫非已也故生理條暢無有壅閼

國朝之樂乃是龍子敬所定樂成　太祖欲殺之遂隱去或在甕中作聲不知龍子敬在甕中不知龍子敬只是聲在甕中吁異人也

崔亮以資格用人使人不得馳競爭先亦是良法夫以汲長孺之賢尚不免積薪之嘆況其他乎崔亮本意雖未知其公私而後人自不得不祖之也若能先才望而後資格方有實用耳

守令最難得廉能兩全而廉爲尤要廉則心清而才自練何患無能然通曉世故處事圓融之能吏亦不可缺也

民生之休戚在守令民情之通塞在臺諫守令近民盡職頗易臺諫勢遠欲語民情委曲甚難欲守令之盡職如古之奬廉吏可也欲臺諫之盡言如古之賞諫官可也

居官囑托固爲非理曲直自在有人咈然而怒倨傲若浼是之謂激有人唯唯從命不顧是非是之謂隨居鄉者以道自重勿爲謬悠請托之談可也當官者

好察邇言則因言揆理應之以無心可也勿謂柔可欺淤泥之中或藏利錐勿謂剛無害巨闕之鍔遇石亦碎故曰禍常發於所忽之中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人其可不慎歟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

人事而後說卦觀此人當知務本矣

楊遂庵身不踰中人而開府鎮邊數十萬貔貅驅使之如三尺童孺才氣有大過人者其言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始知其從心上用功也

曆之溝謂人中自此而上眼與耳鼻竅俱雙似卦之坤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竅俱單似卦之乾坤上乾下成卦之泰尊居卑柔克剛陰在上陽下奔所以保泰也人身一天地其斯之謂乎

當今之世鄉社不立則童蒙失教何以望忠義賢良

之士女教不行則不閫閾則何以望婉順孝敬之婦然女教之脩也易鄉社之立也難今世重詞章科目則社師自廢故科舉之學最壞人

董從吾嘗以老實小心勤謹六字日令其子寫誦此六字乃入聖之要而小心尤急

世有恒言雙陸無休勢仕宦亦無休勢予以士君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有大道存焉以仕宦為樗蒲者忘其大敗也易曰知幾其神

處貴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衰之始也去驕懲奢其惟恭儉乎

或云塞翁失馬古人未必有是事疑設此以垂世誡然亦安知非實事也夫禍福相爲倚伏天道也得而欣失而戚人情也此翁乃不欣戚於得失之間而卒能轉禍爲福其事近道合於聖賢義命之學

鷹鸇取弱禽而旋於霄漢間回翔而集遇爰兎不顧蓋其欲既足鳥亦知止也世之縱欲無厭者囊橐既盈而猶日營營以求利是不如鳥也老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陸凱寄范曄詩云江南無所贈聊附一枝春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昔

之詠梅者多矣而二人清操俱不愧梅梅亦愛入此二人之詠乃寧猶惜江南梅花携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留得

張用晦性清約人譏其太儉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今世奢靡極矣欲反於儉也難哉然上人能敦朴先之則下自化於儉矣故朴乃上古渾淪元氣儉乃後代返元良藥

天之生人自有定分君子安之而已鳧不續脛鶴不斷膝效鳧各相安也智者循分因性故天定而免於塵勞

凡誨人者必先自省如已之學已至乃可誨人進修已之行無歉乃可誨人踐履已能身致富厚乃可誨人治家已能處父母兄弟諧和乃可誨人孝弟未言而信信在言前若反身不能何以誨人釋氏常惡脫空謾語為此

古人帶經而耕負薪而誦今人飽食煖衣而自暇自逸者何衆也古人聚螢映雪卷舒簡編今人明牕淨几而玩時愒日者何衆也古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人賢父兄教之不從或閭里有賢師友而不知親者何衆也

孟嘗君命馮驩收債於薛驩問債市何物曰吾家寡者市之驩至薛悉召負者焚券歸謂平原君曰君府藏盈積所乏者義耳今市義而返夫彈鈆之子知義而市之尚能爲薛公鑿一義窟世人孜孜營財不肯爲子孫鑿一義窟其智比鷄鳴狗盜弗若矣

高宗夢帝賚良弼而得傅說文帝夢人助已登天而得鄧通三代而下惟漢文最賢然精神尚不及武丁之清明蓋未嘗恭默思道也然宣室遠召則賈生亦在夢寐間惜乎未見其用亦以嘗於齡故知傳岩見夢大關商家氣運乃是後天禎兆

酒之爲物起風波於樽罍之中最沉溺人者也仲尼尚以酒困爲戒則知務人尤物不獨少艾然能好善言則自惡旨酒矣

嬰兒之嬉笑草莽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譬則胚胎然動則皆詩矣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譬則洵勺然文則詩不可勝用矣

孔子不飯盜泉之水惡其無廉名也曾子不入勝母之里惡其無孝名也孔廉曾孝天植其性觸不美之名而惡自生焉人當從觀省處入善

人之一身所居不過一室所食不過一飽所服不過

一煖近時奢靡成風凡宮室服食爭趨淫巧豈知濫費則暴殄天物過享則受福有限禍敗隨之理勢之必然也

蔡虛齋與姚德輝書云三十年前好用工吾今年且三十矣柰何昔項羽之拔趙也既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一戰勝之由此遂霸夫羽無足言也然能決志勇往直於死中求生是亦學者所當師也

聖祖高皇帝製木鐸以孝順等六語使人狥於道路又製畫角使人播於麗譙曰爲君難爲臣又難難也

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無非欲天下臣民爲善去惡謹始慎終眞聖人之言也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君子於口之出入可不慎歟

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侮辱猶是焉雖曰無妄之災自治之功不容已也

人能改過則善日長而惡日消矣人能安貧則用常足而體常舒矣

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於人事獨委焉

不亦惑哉

天道好還善必報之以福惡必報之以禍釋氏輪迴報應即此理也

詩云至於太王實始翦商乃言商當太王時漸入衰亂而羽翼已剪朱子乃添出一志字則太伯果不從太王之叛亂耶

子貢欲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可見活變處學者處事亦當體此

劉屏山以不遠復爲平生三字符復者生生之意無時無處無之於絕而續於終而始故曰復其見天地

之心
大風歌則思猛士垓下歌則惜婦人劉項興亡之幾決矣
抱朴子有詩聖有文聖有酒聖有草聖有棊聖有醫聖皆言其至也
余同年方矯亭嘗云小人之心如虎狼蛇蝎殆又甚焉虎狼之威蛇蝎之狀人皆知其足以害已也深避而豫防之故弗及矣小人之心如虎狼之忍而其貌則騶虞也如蛇蝎之毒而其言則鸞和也君子不知其將害已也而狎之鮮弗及矣

鄭張甫川余鄉舉同年也爲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一日叔因宿逋願售甫川以倍價買之將重搆焉告於其父洞雲公公潸然淚下甫川問故公嘆曰吾想至日折彼屋以竪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甫川郎還其券價亦不取賢哉父子可以風薄俗矣

古人有言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化爲臭腐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途弔者在門賀者在途士大夫可以深長思矣

祝虛齋先生之隣莫姓者嘗欲售屋先生固止之且

周其乏常云我能顧卹隣人郎我之家人也何必取其地然後爲我有哉今之處隣者必欲吞噬爲已有其心之廣狹何如也

孟子書文字極好看一難一發一放一收深有文法將白文讀熟詳味自有貫通處老泉批點宜哉

孟子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此等文字多少簡省今人便說不出

余受學祝虛齋先生之門嘗脫妻簪珥爲脩先生受之旬餘一日出謂余曰汝所當成就者若吾利此物則汝他日必利人之物而不肯成就人矣視今之較

銖兩於師弟間者何天淵哉

詞之贍麗四六爲勝若氣舒近古則散體更優如今之時文非垂遠之物但藉以出身可也所以韓歐二子之文爲最丘文莊爲祭酒議欲復古而未能

谷神言山谷中響應處便有神妙如此間打一下彼間便應故曰神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誠玄乎

祝虛齋先生嘗領命開河自海之沙岸至巨浸相絕四十餘里令先築兩旁岸及後通各處水來攻兩旁岸之中其勢一瀉巨浸遂通借水力以去沙土其妙如此考工記曰善爲溝者水嚙之

卷完

四箴雜言

何大復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四箴雜言　何大復景明仲默

四箴有序

何子曰好惡者情之發也言行者身之章也窮達者天之命也毀譽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身之不修而不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情正矣身修矣而猶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何病焉是故合情而全身樂天而知人者聖人也戀乎情無違乎天持乎身無願乎人者賢人也任情以忘身希天而望人者衆人也聖人者吾不能也衆人者吾不敢也賢人者吾願學焉乃著好惡言行窮達毀譽四箴書之座右

好惡箴

好之無實謂汝曰暱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而爲是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爲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爲枉其生

言行箴

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觀諸道也知人之敝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違其言者悖也以言揜行者盜也汝省其微以至其道邪亦幷於棄入於悖而流於盜邪

窮達箴

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汝惡窮孰汝繼雖則汝慕達孰汝遷毋勞思睊睊惟順汝道而俟汝天

毀譽箴

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毋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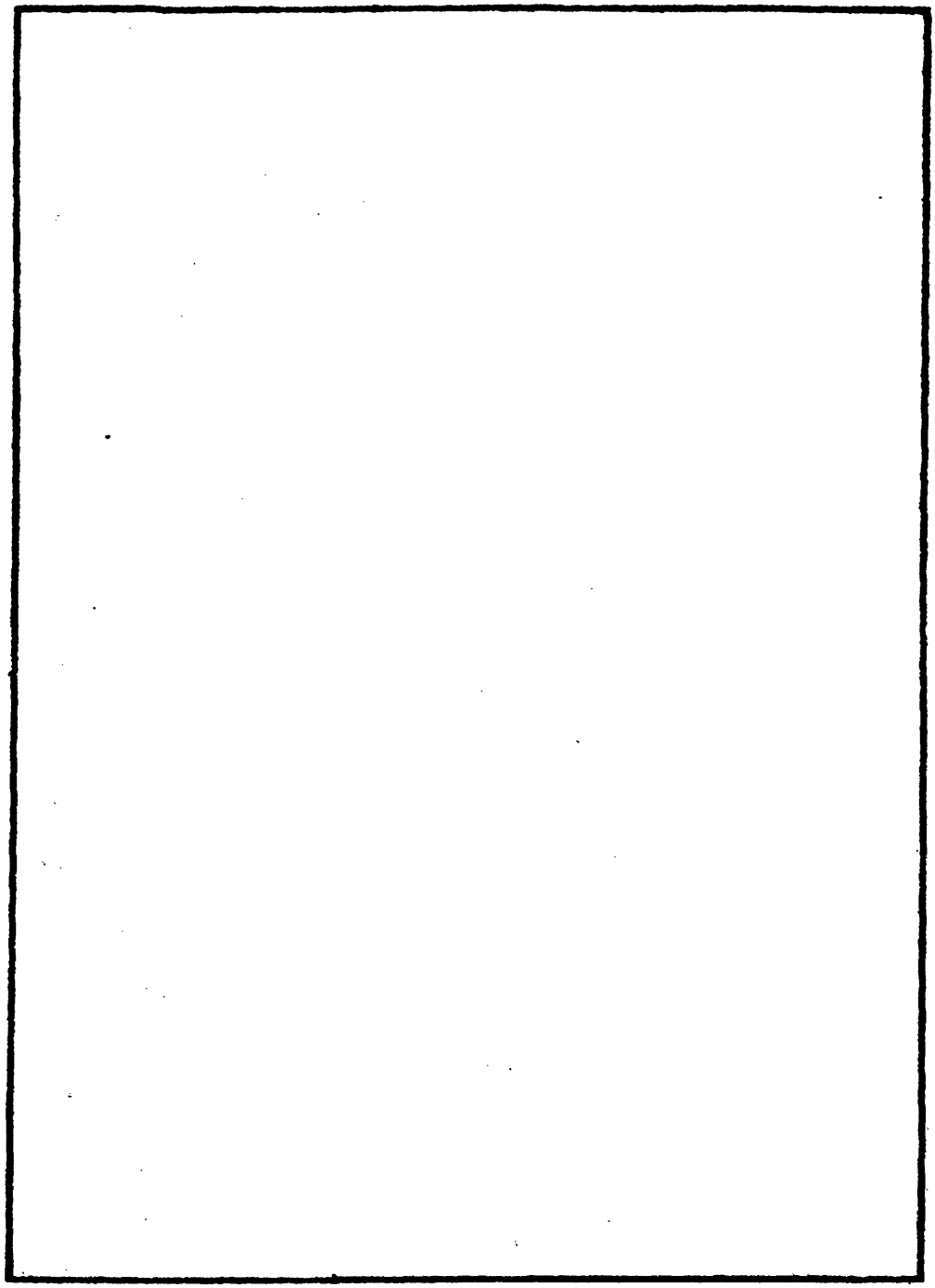
雜言十首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恩返則報以環恩絶則報以玦
珮佩也環還也玦決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鷄類鴈鶩類鳧鴨類鷄鶩鴨可得常食雉鴈鳧弗
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
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
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虵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梓之屈爲卮匜者

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霽則虹故霰則知雪霾則知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垂不滅之德施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爲當幾能斷

卷完



愼言集訓

纂英敖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慎言集訓目錄

卷之上凡二十二則共二百四十二條

戒多言二十五條　戒輕言十條
戒妄言九條　戒雜言五條
戒戲言七條　戒直言九條
戒盡言五條　戒漏言十二條
戒惡言十條　戒巧言十八條
戒矜言十三條　戒讒言十五條

戒訐言七條　戒輕諾之言八條
戒强聒之言十五條　戒譏評之言二十三條
戒出位之言十條　戒伸下之言四條
戒諂諛之言十七條　戒卑屈之言六條
戒取怨之言四條　戒召禍之言十條
卷之下凡十則共九十二條
言貴簡十五條　言貴誠實十五條
言貴和平五條　言貴婉八條

言貴遜 十一條
言貴時 九條
言貴養氣 六條
言貴當理 六條
言貴養心 十條
言貴有用 七條

愼言目錄終

愼言集訓敘

余平居應酬往往不當言者言之不必言者言之甚或招尤起羞悔莫能追每覽載籍於愼言有涉者輒掇節焉彙而抄之以自警命曰集訓訓有戒之云者疢疾也貴之云者藥石也證治聯綴維服斯益顧今顛毛種種猶夫故吾噫口過迺爾矧身心之過邪夜窻雨凉剪燈孤坐三復斯訓不覺汗顏因志吾之過焉

嘉靖丙戌秋八月望日清江敖英識

寶顏堂訂正愼言集訓卷之上

清江敖英纂集
襄甫陳皐謨
九如陳天保校

戒多言

金人銘曰毋多言

繫辭曰躁人之辭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詹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仲長統曰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

孔文舉曰多言令事敗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禍莫大于多言

韓文公曰囂囂多言徒相爲訾

范贇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

林和靖曰多言則背道

程子曰言愈多于道未必明

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劉道原曰多言不中節

鄒道卿曰多言不如寡言

朱子曰多言害道○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言語多愈支離○辭達則止不貴多言

余子節曰察神鑒昏昧于多言之際聖愚之分斷可識矣

薛文清公曰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嘗乘快不意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不可乘喜而多言○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之動

戒輕言

楊子雲曰言輕則招憂
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朱子曰無恥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

之責故耳

九峰蔡氏曰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

新安陳氏曰輕于言者必不務力于行也

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

戒妄言

淮南子曰妄言則亂不可不慎守也

程子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劉安世問盡心行已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媿辭

朱子曰言語不可妄發

李子方對賓客一語不妄發

薛文清公曰人于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

戒雜言

韓文公曰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不鳴其善鳴者也

張籍與昌黎書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寔之談此有以累于令德

薛文清公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能存道者鮮矣○群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或問多言輕言妄言雜言何以異英曰多言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言不忠信也雜言言不及義也四者鈞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根乎

戒戲言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

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顏曾公曰君子無苟戲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戲謔不知止

潛室陳氏曰德盛者必不狎侮今雖大人先生猶有戲語皆是未過此一關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寔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端

英曰夫戲謔所以動盪神爽而宣洽情況者也故武公善戲而詩人美之夫子於狎子游亦曰前言戲之耳顧予豈敢惡絕此哉第慮或匪其人或匪其時漫然謔浪而至于虐無益也不戲不猶愈乎

戒直言

晉伯宗每朝其妻戒曰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賈山曰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稽叔夜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逼事便發甚不可也

顏延之性褊激肆意直言人多忌之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直言自信不遠嫌疑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是氣不平否

程子曰亦是量狹

張南軒曰狃于能直者所發多弊

司馬温公曰劉道原與王介甫有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道原獨奮厲不顧直言其事不合衆心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張天祺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

天祺怒曰衆政笑戢戢亦笑衆政豈惟戢笑天下無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天祺顧曰只相公得爲無過耶

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尚焉乃若太厲聲色靡恤顧忌徒激怨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此道原天祺之直予不敢取之也

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

以揄揚之其可哉英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
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薄簿獨長者一日
宴集酒半簿亡酒寻因賛簿長者令変色謝
曰我何嘗敢薄德耶丞亦愀然不悦寻皇恐
無辭以對後又聞寮友其守處州日有當路
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執不可當路者怒叱
之守因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
獨救賢者邪乃并劾之夫善善長乃自古記

之矣然亏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于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録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以止之亏

于是益嘆古人之慮眞有見哉

戒盡言

韓文公曰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于齊也

新安陳氏曰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客徵瓜事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衆歎服

之識者謂彥達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
古人座右銘曰言語不可說盡
薛文清公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或曰子于人槩不盡言非忠也且子不欲盡
言于人人亦將不盡言于子以是求益不亦
難乎英曰古稱惟善人能受盡言予于親厚
之能委心者何敢不盡言哉第愧無可盡言
者耳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

或議論經旨或譔述文字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則終身服膺而不失予于親厚者固嘗求其盡言以益我矣況有言焉敢不虛以受邪

戒漏言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詩曰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劉道原曰吾有一蔽慎密而漏言

唐充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漢有司劾賈捐之楊興漏泄省中語捐之棄市興減死

石顯言京房張博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

曹操與劉備言備泄之于袁紹紹知操有圖已

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宋眞宗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以爲憂一日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相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劉勰曰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也

吳明卿曰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鼐與英公不相與師鼐于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于公處亦論師鼐公皆納之不形于言不然不靜矣

戒惡言

繫辭曰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況其邇者乎

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曾子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樂正子春曰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

樂毅曰君子絕交無惡言

荀子曰君子口不出惡言○與人惡言深于矛戟

太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

省身銓要曰刀瘡易沒惡語難銷

傳獻簡公曰以帷薄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英曰近見當路者鐫讒屬吏不職乃出惡語振暴其短渠不能堪亦出不遜語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戒巧言

書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亂德惡似而非也

東方朔曰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陳思王曰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宋太宗與諸王宴射賈琰侍側頗稱賛德美實
俛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于心哉
范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故明皇信而不疑
周子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
拙者吉
程伊川曰不可以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
之比已也

慶源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尚口而無情實
鄒道卿曰過于褒美便入于巧言
朱子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詞色間務爲華藻
以悅人視聽者皆是
洪景盧曰木訥者無巧言
吳文正公曰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
也而言淡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

人也然人觀其易淡閑適之言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許魯齋曰若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或問巧言何以亂德英曰夫有德者必有言其言皆發于和順切中義理彼利口者言不由衷然乃彌縫抵當而文說爛然亦似有理有義若校人欺子產放魚之類眞巧言哉此

與論篤君子何異蓋德言譬則化工之神也
巧言譬則画筆之精也故曰惡似而非也苟
察之弗審將與有德者同聽能不亂耶

戒矜言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其能喪
厥功

公羊子曰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鄭玄曰矜者自尊大也

習鑿齒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唐莊宗滅梁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

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裡

洪景盧居翰苑一日艸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

上蔡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

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薛文清公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于得意而不覺形于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英曰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一卦無凶爻

又嘗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率忌之惡之若怪物焉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令若是

戒讒言

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無罪無辜讒口囂

囂○彼諸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諸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肥義曰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江文通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韓文公曰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
李太伯曰讒者沮善者也用君子而小人沮之
是爲讒
朱子曰讒口交閒爲亂之階梯○讒人者因人

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

蘇文忠公曰小人爲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之

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艸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楚平王使費無忌爲太子建取婦于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平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怒殺伍奢太子奔宋

班孟堅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罼謀桓而賛隱危栾書搆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誅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縣疎陷親可不懼哉

洪景盧曰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周勃誅

諸呂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却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寇準決澶淵之策皆有大功于社稷率爲諸人所甚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英曰予觀上官大夫以下讒口之機槩肇自瑣瑣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曰以直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是

邪雖然讒口之來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戍尹曰智者除讒以自安也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蘇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后蟲入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讒入之言明無讒也愼斯術也讒何力之能爲

戒訐言

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
韓非子曰彼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
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
概之
孔光曰以訐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
楊惲性好刻害發人陰伏卒以此敗
吳明卿曰凡人于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
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

掌形於言也
薛文清公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英曰人有隱慝猶幸人不之知煦煦然陽爲善也乃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由此
戒輕諾之言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
子路無宿諾
顏師古曰灌夫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呂大臨曰張天祺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病
○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
諾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
胡文定公未嘗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

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言矣○一言不可輕許人戒强聒之言

詩曰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

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

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

韓文公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胡五峯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

雖納忠而不愛

張子韶曰終日譊譊者爲善多不終

胡明仲曰不先事而强聒不後事而失機

汪氏曰非可言之時而强聒之非惟不入其耳

或反貽其怒矣

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强

益之

吳明卿曰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繫辭爲孔子

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蓋知其性偏也

薛文清公曰未信者不可强言以聒之未合者不可强言以鈎之○不可强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戒懺評之言

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

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
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
稽叔夜曰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
能及

程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伊川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邵康節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峰曰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
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張南軒曰工於論人者察已常疎
曹武惠王局量寬博未嘗言人過
范蜀公慎默口不言人過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
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
崔遵度篤厚長者口不言人是非
和平時曰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官鑰
長子經臨江軍脩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

道卿被罪去位聞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衆賓負報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

范益謙座右銘曰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不言衆人所作過惡不言仕進官職趍時附勢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眞見乃可○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

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英曰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評厚矣然脫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於以綜覈名寔則又不可以譏評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要

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無心之失不在宥矣是塞其自新之路其誰賴之善必誅心恐矯飾之行難罔其寔而天下無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戒出位之言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

曲禮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

司馬温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曰初若泛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顧雖有其人何可言公曰出于君口入于光耳又何害伊川終不言

傳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

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司馬溫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韓魏王既罷典兵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戎押下之言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

薛文清公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

事外不可泛及他事○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英曰左右小人最能于言語間窺人淺深而迎合之一墮其術未有不僨事者子曰近之則不遜夫伸者近之也其不孫之招邪

戒諂諛之言

繫辭曰上交不諂

孔子曰上不苔不敢以諂

子貢曰貧而無諂
子思曰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
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宋元王曰諛者賊也
荀悅曰違下從上則爲諂諛
王嘉曰議政諂諛則主德毀
孔叢子曰馬回以諂言得罪
鹽鐵論曰富貴多諛言

陳咸剛直有異才父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跪謝曰大人乃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太史公曰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于佞也

伊川曰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

胡文定公曰諂者獻佞以爲忠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于諂

歐陽公曰是是近乎諂

薛文清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寔德寔才而悅人作文詞以諛已而作文詞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于此者乎

英曰諂諛于人者求乎人之悅已也而好人諂諛者悅乎人之求已也二者鈞之失正也

戒卑屈之言

繫辭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進齊徐氏曰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

誠齋楊氏曰鍾薄者無震殼德厚者無卑辭

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郁離子曰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或疑卑屈之言類謙英曰所謂謙者或以貴而下賤或以尊而下卑或以賢而下愚若卑屈則蔑然喪其所以自守何其陋也故謙之言有類卑屈者卑屈之類謙綜其實不然

或問諂諛卑屈之言何以異英曰諂諛乎人者也卑屈乎已者也二者恒相因者也

戒取怨之言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却之故人多怨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賛於賦頌託於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

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色厲則取怨

英曰甚哉言不可種怨于人也若人言有可怨者我當忘之也

戒召禍之言

金人銘曰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
朱子曰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節齋蔡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爲甚故言所當節
也
建安丘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
殃禍立至
中溪張氏曰言語不慎則招禍
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吳文正公曰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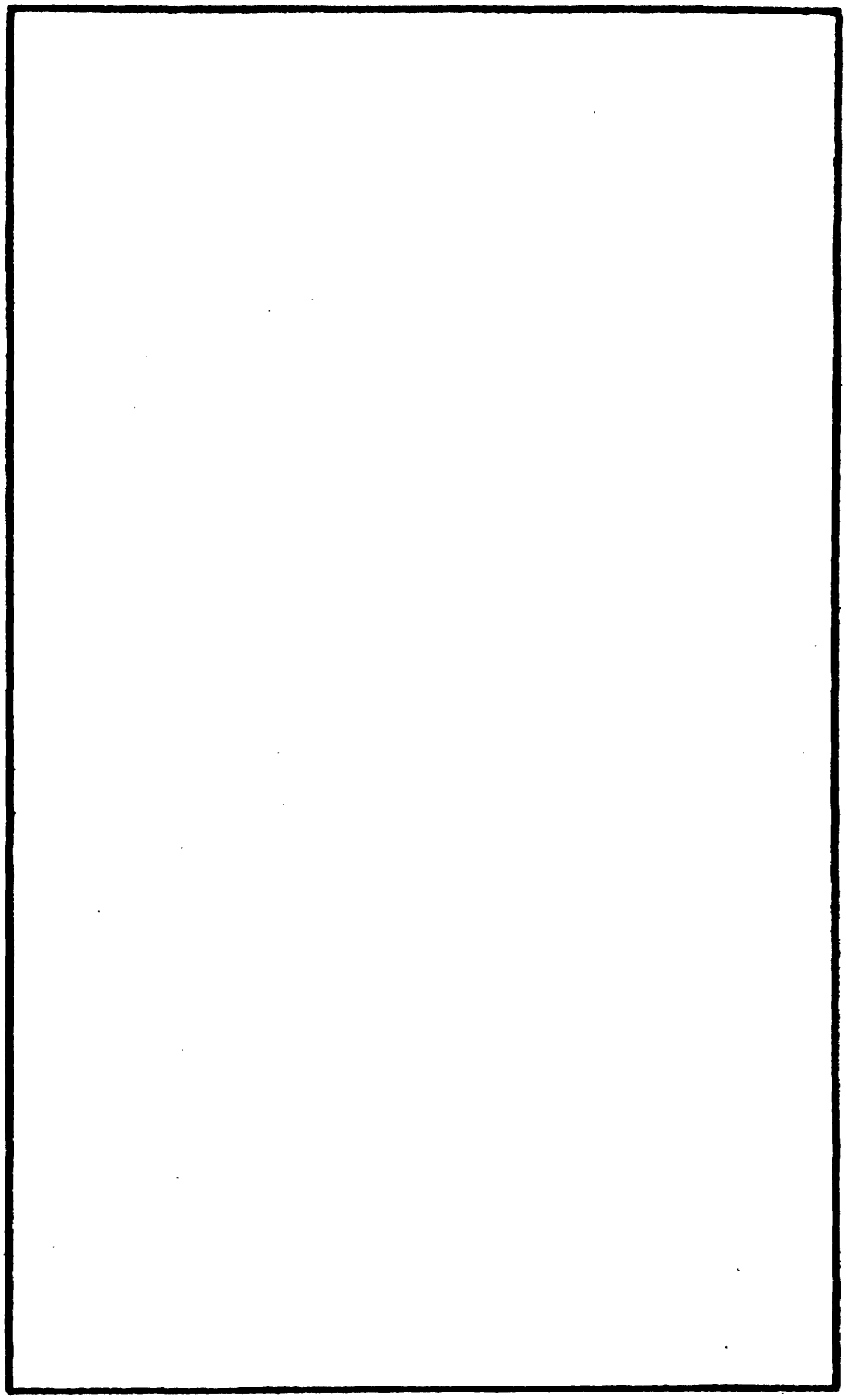
雙峰饒氏曰孔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英曰取怨召禍二戒宜與直言惡言盡言妄言訐言讒言漏言譏評之言參看

或問怨與禍奚異英曰怨者怒蓄於彼也禍

者害流於此也怨其禍之根乎禍其怨之形乎其倚伏也恒相須諂諛卑屈之言失之柔也取怨召禍之言失之剛也

實顏堂訂正愼言集訓卷之上終



寶顏堂訂正愼言集訓卷之下

清江敖英纂集

襄甫陳皐謨

九如陳天保校

言貴簡

繫辭曰吉人之辭寡

程子曰言以簡爲貴○德進則言自簡

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輔漢卿曰大凡人纔信寔則言自簡默
徐羡之沉密寡言
呂許公沉靜寡言
吳遵路謹重寡言
胡文定公恬靜寡言
英曰余觀繫辭所謂古人程子所謂德進輔
漢卿所謂信寔以至徐之沉密呂之沉靜吳
之謹重胡之恬靜則言之簡者豈適然哉或

謂簡言非天資學力之致豈其然乎

呂晦叔其言簡而意足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返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韓魏公與歐會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會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魏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英曰自呂晦叔以下四事觀之言簡而意不足則窒言簡而理不盡則疎言簡而不文則鄙言簡而漫不可否則詭隨

薛文清公曰少言沉默最妙已心既存人自生敬○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

亦安

英曰知心存而人自生敬又知養得德深氣完而夢寐安則簡言之效可睹矣知言之貴簡則多言輕言雜言漏言盡言出位押下强聒譏評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誠寔

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子曰脩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誠有餘

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誠意交通則言出而人信矣
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下一確
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
空亂語誠如何立○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
不寔也○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
若一一要寔這工夫自是大○胡文定公之文
字字皆寔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

遷就之者

陳氏曰言欲當其寔而已

馬季機曰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寔

魯宗道易服飲仁和肆真宗急召之使者入門

移時行自仁和肆歸中使先入曰與公約曰上

怪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

當得罪公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使者如公對

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曰臣貧無器皿酒肆

具備適有親客遂邀之飲眞宗益嘉其誠寔
劉元城曰漢大臣說人長短各以其寔如匡衡
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
攻金陵者謂其爲林甫盧杞王莽故人主不信
薛文清公曰千言萬語只在寔〇句句着寔不
脫空方是謹言

英曰知言之貴誠寔則戲言妄言巧言讒言
輕諾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和平

韓文公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明道每與荊公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爲之動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言貴婉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

程子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不合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薛文清公曰辭婉必能動人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鉏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

臣隣人也隣人有送其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即對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唐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

望之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耗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宗惻然遂毀觀

唐肅宗卽位李輔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泫然泣下然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英曰自公子鋤以下四事皆所謂言之婉者
真足以感動人心而不費詞說然隣人之喻
非善繹思者莫易悟若賈翊以下三事庶幾
能撥動天理人情之機矣易曰納約自牖豈
翊等謂邪

言貴遜

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寶而迷其邦
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

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曰諾吾將仕矣
程子曰孔子與惡人言故遠詞以免禍
朱子曰遜非阿諛也遠害而已
吳明卿曰言遜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
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耳
慶源輔氏曰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
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訕惟聖人能遜言而無
所訕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刼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尤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庳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

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明道先生爲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

明道爲鄠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

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

司馬溫公入相盡變新法東坡言變法宜有漸溫公不然之色忿然東坡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謝之

英曰自李文靖公以下四事皆遜言之可法者然文靖之遜非吃三斗醯醋者不能其納汙之道邪若明道東坡之遜可謂從容不迫而有條理者矣大抵下之遜上也其勢易上之遜下也其勢難

或問婉言遜言何以異英曰婉者不直已之意者也遜者不激人之怒者也皆因人之不可與言不得已而有言法當如是也知言之

貴和平貴婉貴遜則直言訐言惡言矜言諂諛卑屈取怨召禍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當理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

朱子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王沂公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

韓魏公嘗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雖勝者亦自然

不爭也

平菴項氏曰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其理

楊龜山曰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只是爭氣

言貴時

公明賈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蓍者寞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鏘鎗鎝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張南軒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也

胡明仲曰不問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
楊誠齋曰愼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羙括囊
吳文正公曰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
薛文清公曰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英曰誠能簡矣寔矣和平矣婉矣遜矣苟發
之不當理出之不以時譬之奕焉不免失先
後之著也
言貴養心

繫辭曰易其心而后語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
輕以疾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否程子曰須是
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
朱子曰卽其言之失知其心之病○人之有言
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
達而無病○大率說得容易的便是他心放了

○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

胡敬齋曰言者心之聲心正時言必不差薛文清公曰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言貴養氣

韓文公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

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轂之高下者皆宜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氣忿則招拂

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朱子曰心氣和則言順理矣

吳明卿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惟韓魏公則不然

薛文清公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英曰苟欲發言當理出之以時而不知豫養乎心之正氣之和將見本之則無襲焉已矣何乃罪心觳詞氣不似之哉

言貴有用

古語云一言可以興邦

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顏魯公曰齊桓公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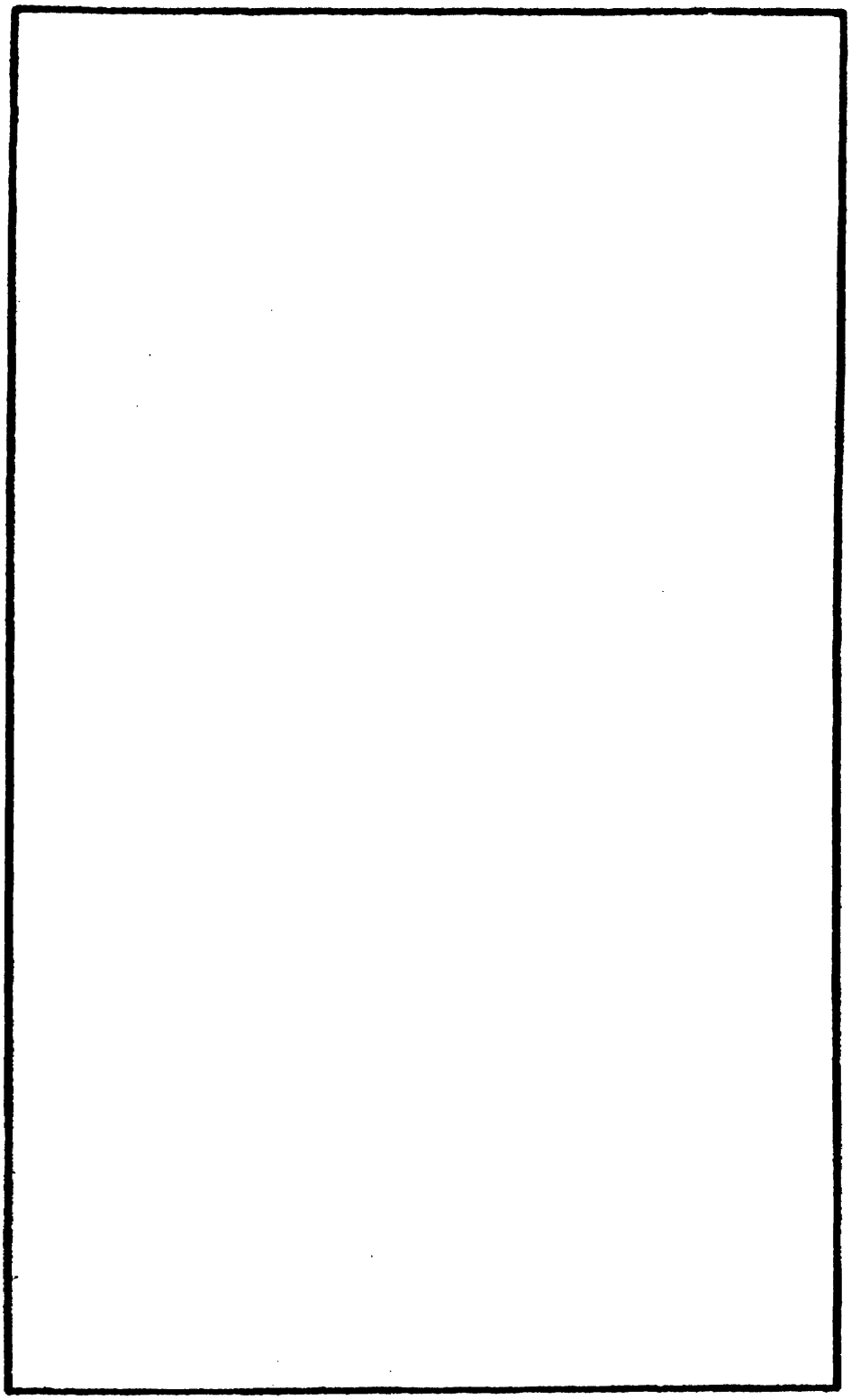
蘇老泉曰昔者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寔

薛文清公曰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韻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英嘗因晁氏客語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敢伐魯北鄙蘭相如一言而完璧歸趙申叔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芽焦一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寤主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言而徹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為劉蘇

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南唐城陷無一人橫雁鋒鏑寇萊公一言而決策親征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地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爲口寔者也其利不既博哉



玉笑零音

田藝蘅撰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陳眉公訂正玉笑零音

錢塘田藝蘅子藝父撰

秀水郁之驥德僧父校

陳邦俊良卿父

鵬運扶搖不知遊于天外蝨逃縫絮不求出乎褌中居化有宜適眞各得

華渚流虹虹非洋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枉梁衣繡而士寒咎犯切中晉文之病鼠壤餘而姝棄成綺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爲死灰魄玄合者以神爲礙影

神龍無鱗卵靈鳳無羣雛白狗不能產騶虞黃狼不解變天祿

槖宼好游壺丘曉之以內觀宋牼好游孟氏語之以尊德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內則明而燭人

酷刑爲櫛則蟣落黔黎巧譜爲鉤則魚餒臣妾故聖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釣之以義網之以仁

上善若水有時而作惡貞心如石有時而目開是

以怒動情瀾喜開欲竇
詩人以素餐爲譏商君以荒飽爲懼
使勳華而爲巢許則丹商之惡不彰使癸辛而爲
輿臺則禹湯之澤不斬
雷無偏擊日無私燭使編首而擊之則豐隆亦褒
矣推戶而燭之則羲和其勞乎擊因邪召燭以虛
來虛納天光邪基天戾
伊尹亡而沃丁孥以天子之禮周公封而成王賜
以天子之樂棄天下尚爲敝屣假禮樂豈爲虛文

生前名嗇或惜繁纓死後功勳何難隧道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慎天罷勤則不
能廣運地罷慎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強天心也坤
之厚載地心也
忘名之士能棄萬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
國
陽鱎迎吏宓子爲之長揮猛狗齕人韓非因之竝
歎
景陽入井麗華逐狎客何在庭花空厓山蹈海白

鵬從丞相猶存衍義進君臣兩失禽色同荒
士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黛
朱
觀文未及李生歎愈老不休韓子悲
劉累豢夏后之龍孔甲醢鱗而龍逝孟虧馴虞氏
之鳳夏民食卵而鳳翔
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
空
以軒乘鶴衛國謂之不君以車載儉周家名爲賢

王

女冠男冠妹喜亡國男服女服何晏喪軀
子雲汪情于絲竹非楊莊無以上宣相如立譽于
子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野
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女樂歸而魯削巫音作而楚衰漢飾伎以祭郊唐
藉倡以供御
尚父戒罔念畏叟悔徒思惟克乃作聖非學亦成

童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壅之號孝子不痤其親

梁山壅河三日不逝晉景公素縞哭之而水流海潮擊岸百里爲墟吳越王強弩射之而潮息是伯鯀之智不及于葦夫之言而神禹之功僅等乎鐵箭之力

鮑魚小鮮呂涓不登于太子邪高惡菜邪時不進于儲君爲傅者貴謹其幾微養德者在慎其飲食

師寒而楚子拊之三軍暖如挾纊兵渴而曹操譎
之萬衆津若餐梅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沉臺
台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
占莫能禦雖稟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隼雖鷙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支徑也三代以上由通衢其功
緩三代以下由支徑其效速噫通衢日荆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誨其子以

盜織婦之事也今之棄織者[redacted]其機杼而誨其女以淫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因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伐崇而轙係解自結之而弗役其所與處君道也武王伐紂而轙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邪臣將結之邪一舉足而見之矣

楊朱泣岐路阮籍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道之不達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殷已慤吾從周然則文果勝慤矣乎慤悲殷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莊納伍胥之諫而罷淫樂齊威悟淳于之諷而行誅賞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也名之曰莊威不亦宜乎

龍負夏禹之舿卒治水而宅永蛇遶衛君之輪遂投殿而伏劒

陽君道也故尊而難對陰臣道也故卑而喜應九

疇之凶生于對奇也八卦之吉生于應偶也
風行天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
者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擇居死者之擇穴皆莫離
乎風水也
治世不能無淫祠正人未嘗有淫祀
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吾
觀于魚腦之光減而信之矣蓋魚鰕水畜也水者
月之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管晏之文無鹽醜女也雖醜而有益于國莊列之

文西施美婦也雖美而無裨于世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
也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鰲戴山而水居蝘負粒而陸遊大小之樂均也蛆
委腹而緩步蚿百足而疾行有無之勢一也孰重
孰輕孰多孰寡孰勞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
澈雲錮欲鉗天心同閉

鸛鵒之勇能奪巢終貽竊位之耻蛣蜣之智能轉
丸卒蒙穢飽之羞泰伯逃荆夷齊采薇醜此故也
以人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聖
人見道不遠人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至
人見道不外心故曰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人
即心也心即人也夫道一而已矣
禽之集也翔以擇木獸之走也挺以擇蔭人之處
也審以擇居翔以擇木可以遠繒弋挺以擇蔭可
以遠陷穽審以擇居可以遠刑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良農擇地而種君子擇人而施

智者之納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昏者之拒諫也如以水潑鎔金也以水沃乎燥沙吾見其順受矣以水潑乎鎔金吾見其騰沸矣非水之異也投之非其所也非辭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

有千里之馬而無千里之御不能獨馳也有千里之御而無千里之駑不能久良也善其駑駑者主也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駑驥也

忍大師曰先生大事禹曰生寄先歸莊周曰生浮先休知其爲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先而忽之知其爲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先而惑之如是可爲了先生者

矣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饑而惰農媿矣涉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懶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況檀之木不適用于稚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何則物有不同時有所宜也

虎豹驅羊孰不憐豺狼驅民孰能愍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子雲于後世楊
雄其如何哉
雖有金鍾擊以金梃其聲必裂雖有仁主輔以仁
臣其治必弱扣金鍾必以木鎚佐仁主必以義士
權會莊誦易卦而郤乘驢前後之鬼徐份詭誦孝
經而愈陵父危篤之疾會比齊人
份陳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樸三軍之氣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爲麋鹿之解角

君子小人有心同也然君子不能爲小人之易心
繩之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
曲
永錦食鮮非所以延年服粗餐糲聊可以卒歲
句踐鑄金于少伯君子謂之貌臣貫休鑄金于賈
島君子謂之心師
王右軍之書五十三乃成高常侍之詩五十外始
學
阮籍之放見稱于司馬嵇康之和致忤于鍾會晉

公之虔征西之禍于此見之矣

蘿蔦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其爲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不恤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之愛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朱均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

死于中國而死于四夷
展禽忍于三黜在今人則爲之貪位慕祿屈原甘
于九死在今人則爲之病狂喪心
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隣敵却段煩畏一人之瘡而
西羌平子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國安私恩小惠三
代以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爲將之道何如
晉文公二豎入于膏肓扁鵲識之秦孝王崔妃入
于靈府許智莊識之非察其疾也乃診其心也
欒布祠彭越不忘故王之情廉范歛廣漢實切師

生之義

良匠之目無材弗良聖主之目無臣弗聖非材之盡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盡聖也內外各有所使也

雞鶩雄塒犬猛專牢強弱之不敵也蜡勇兼垤蜂策攻窠衆寡之相淩也據勢以獵馮力以肉其諸春秋戰國之君乎

孔子以死喪之道爲難言重陰道也孟子以浩然之氣爲難言重陽道也然則終不可言與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測造化之神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得丘民之心易得游士之心難此七國所以懼橫議而秦所以令逐客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猩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以珠剖麝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甲以靈膠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何

辜懷璧其罪嗟夫罪在懷璧固已矣攘人之璧而自抵于罪者蜀何與

地以海爲腎故水鹹人以腎爲海故涎鹹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不善用則死

若網在綱掣繩者君如錐處囊脫頴者人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魄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

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微言絕耳顏遠嘆別于歐陽鄙吝萌心仲舉思見

平黃叔

君子之異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

冬江而夏山公閔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椁逍遥

子之大葬也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

馬三至

曰駒過隙魏豹具感于人生飛鳥過日張翰愁思

乎瀛海
大禹入裸國而不衣泰伯適荆蠻而[redacted]髮文母之
遺體有時而自殘衣冠之盛儀因地而或廢
仲尼擊槁而歌焱風仁可以充饑也曾參曳屣而
歌商頌義可以禦寒也
分人以道謂之神分人以德謂之聖分人以功謂
之公分人以利謂之私
田子見王食慽然曰弗饑斯可矣見錦衣顰然曰
弗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弗露斯可矣毋玉爾

食而玉爾儀毋錦爾衣而錦爾心毋華爾屋而華爾德惟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覆天下故君子去彼取此

王生以結襪而重廷尉汲黯以長揖而重將軍吳雄不擇封葬而三世廷尉趙興故犯妖禁而三葉司隸陳伯敬終不言死而年老見殺

學非誦說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飾之具也實而已王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則神矣

有一卿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卿一國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爨婦析柴荆之幹以圖分劃良四世同居妻易庭禽以雞以求異故齊家者先刑其室正內者必絕其私

倉庚爲炙可止妬婦之心鳳凰爲羹難化忌士之口

太公誅狂獪華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賢放勳容驩絲共苗重華矯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畫生貓而執白獺放挫啼懸死鼠而釣大
雕畫貓其冠裳乎懸鼠其爵祿乎嗚呼悲夫
孔子歷諸侯七十二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
子歷流沙八十一國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
倚墻之木益之橋倚床之僕姦之招
周旦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爲咒詛之媒夏禹
鑄鼎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
亡國之社上屋而下柴絕于天地也敗家之子覆
祀而滅嗣絕于祖宗也

心靈匪形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祿役其心心虛匪氣故陰陽不能運而人反以喜怒運其氣此心之所以不能不動也盡心者虛存心者靈

祭葬厚而奉養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順過而弼拂微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顏忠之大

琴瑟合調夫婦之所以諧音塤篪一節兄弟之所以同氣鼉鳴而鱉應兎死則狐悲

人之爲學四書其門墻也五經其堂奥也子史其廊廡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

可以不博舉羣錮而居隘語錄倡而學荒

有子如龍虎不須作馬牛有子如豚犬何須作馬牛

浩水雜江水蒲元能辨其性故淬劒精石城雜南泠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師元帝爲周圍尚談老子之旨海島宋君爲元逐猶講大學之章廣臣朽主自取滅亡神謨聖訓何裨解釁

天地施恩千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

地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以知父母之大天爲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祖巍巍乎其功德蕩蕩乎其難名哉

腐鼠墮而虞氏亡獒狗逐而華臣走孽雖由于自作釁實起于不虞

欲治疑獄觧觸咎緜礙礙若濟大師倉光實危尚父嗤嗤光一作兕

敗歲皆菜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司牧防秋多夢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

將軍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難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恥德之不夥不恥祿之不夥德以聚金則滿不撲德以居祿則鼎不顛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垂匡轉封羊之經乃異端之義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賢者必胥大位無良材則良匠不足以成器無大位則大賢不足以成治

臨厠而惰容非顏閔之德膺刃而回慮非關比之

忠

君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是故寢薄冰者夢渉寢積薪者夢焚

乾盖西旋故二曜輪運坤輿東轉故百谷馬奔暮没而朝升同此日也天不更則日亦不更左洼而右浮同此水也地不耗則水亦不耗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狗之誚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叢黨錮之災友者人之所憎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東帝也期王不王者霸王也

以蛙黽當鼓吹孔珪之志初不在于清音以蟋蟀代簫管道貴之聲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得心而應手

珠雖沏不失爲寶蓼雖喬不失爲草寧爲回天毋爲蹉老

江河若決神禹不能挽其流井田既開周公不能
復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時
日月不以陰霾而改其升沉聖賢不以昏亂而變
其出處有常度萬物仰有常德萬民望
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爲穽則士游祥麟以德爲籠則士來瑞鳳以
功爲罟則士投猛虎以利爲蘬則士奔狂狗
梓慶鏤成而疑鬼靈芸鍼妙而驚神聖道散于游
藝天巧喪于工人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redacted]子昌
罵坐灌夫亡接輿陸通免捶杖正平殃五子歌不
慧仲尼思中行
日閑輿衛何難乎良馬之逐不離轡重豈憂乎終
日之行利往基于具備喪握本于持輕
月不暇照雲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輪灌隴
笑之頻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鑄萬物聖人鼓之天蘊至文聖人詁之鑄非鼓
則器將鹽蘊非詁則文不宣

陳眉公訂正玉笑零音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錢公良測語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一二四七上